

菩薩心腸：

大好人郭驥 (上)

●王成聖 (本文插圖刊第6、7頁)

藹然長者人稱「外公」

前中國捐血事業協會理事長，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郭驥博士，民國七十九年元月廿六日（農曆除夕日）不幸因腎臟癌逝世，享年七十有九，依照一百零三歲大老張輩「人生七十才開始」的說法，算是「英年早逝」，尤其是政壇上以及許多公益事業，正待他開展，甚而有些事非他不可，他的去世，正是國家社會無可彌補的損失。

郭驥字外川，待人謙和誠懇，藹然長者，友朋及同僚多稱他為「外公」以表親暱。民國前一年出生在浙江省龍泉縣，家境小康，他十一歲時，父親病逝，由他的四叔當家，對他照顧備至，較親生子女猶有過之。他七歲啟蒙，在鎮上讀小學，十一歲初小畢業，家中送他到離家六十華里的縣城，私立養真高等小學去念書。那時風氣閉塞，到城裏去讀書是件大事，他的母親特地準備一箱米餅帶去，他隨着鄉人進城，坐了一天的小船，到了鄉人公認為「大都市」的縣城，鄉人把他送到學校，交給校長，轉身便走了。那知他初離母懷，患了「思家病」，寢食難安，不到一週，

學生自治會開會，指摘他私攜米餅，未向學校報告，高年級學生提出檢討，使他在精神上備感壓力，於是就利用這個藉口，不辭而別，潛逃回家。

雖是逃學，但情有可原，他的母親和四叔並未責備他，乃洽商鎮上其他四個小孩結隊前往，互相照料。這次「浩浩蕩蕩」進城，料想不再受欺負。那知入校以後，依然思家，又告率先逃回，這次逃學心虛，自知難獲家人諒解，由後門偷偷溜入。四叔一見大怒，鞭笞交加，他逃打爬上母親床架的天花板上，不肯下來。母親以夫死不久，傷心欲絕，淚流滿面。親朋從此給他一個綽號「兆之」（逃走之意），使他每聞此一稱呼，即感奇恥大辱。不過其他初次離家的四位同學，也都先後回來了，使他稍覺心安。不久，鎮上有位富翁李鏡葵辦了座義正小學，特別增設高小一班，解決了他升學的問題。

高小畢業時，他的成績很好，家人有意栽培，送他到麗水去升學，麗水是處州府所屬十縣的首邑，是座頗具規模的城市。但當時教育落後，人民貧困，交通不便，十多個縣的廣大地區，却只有一所省立初中及一所省立師範。他在家中拜

過祖先以後，坐船前往，坐條小小的烏蓬船，載客三五人，同時載貨，小船順流而下，要兩天的時間才能到達，沿途風光明媚，村莊疏落，一葉扁舟浮泛於清流之中，心曠神怡，不覺孤寂。他因要參加升學考試，舟中準備功課，獨坐船頭，環顧山光水色，俯首神交古人，頗感快意。

初中以後潛心書本

抵達麗水後，報考初中，考國文、算術和史地三科。外川畢竟年幼，又離家甚遠，在考場中全身顫抖，幾乎手不能書，勉強交卷。不過在考後，他自覺題目簡單，並不困難，但仍懼怕名落孫山，無顏見「江東父老」，徹夜難眠。

發榜之日，無勇氣看榜，托同住的考生代看，他們回來說：「郭驥高中榜首」使他不敢相信，自己再偷偷去看，證實無誤，如釋重負。

入學之後，初期仍然想家，因有早年兩次逃學的慘痛教訓，不得不自我抑制。由於同學都是住校，很容易認識，不久更能適應環境而無孤單之感了。

初中時期，突感學問之重要，他發憤用功，

每天黎明即起捧書苦讀，夜晚點洋燭讀書直至深夜始休。因為太專注書本，忽略了體育，操場上很少有他的影子，以致少年時期身體不很健康，十分瘦弱，但仍勤讀不輟。當時內戰頻仍，孫傳芳攻打浙江督軍盧永祥，又有革命軍賴世璜部由江西入浙，學校逃避兵燹，經常停課，初中三年，除去寒暑期，實際上課時間不到兩年。

民國十七年底，外川初中畢業了，坐船回家過年，正值隆冬，氣候嚴寒，坐在船上受了風寒，抵家寒熱交侵，臥病在床，母親焦急萬分，親送湯藥，十餘日目不交睫，偉大的母愛，使他終生難忘。病癒後，校中突然派人送榜來家，一張大紅紙上寫着姓名及名次，外川成績優異，名次甚高，貼在家中大門上，敲鑼打鼓，到處賀喜，儼然科舉時代的報紅榜，村中洋溢著喜氣，令人精神振奮。外川的母親陪他親自接待，賞給送榜者兩枚銀元，這在當時算是厚酬，可以買到不少東西。這位報榜人要跑附近的十幾個村子。如果都有這項酬金，收益相當可觀。

前往上海跳讀大學

新年過後，外川十八歲了，奉母親及兄長之命遠赴上海升學，抵達時已是農曆二月初旬，公立高中已招過生，無校可進。適巧有他們龍泉縣的同鄉在上海創辦新民大學，是所野雞大學，設備簡陋，只有一棟樓房，更談不上教學管理，外川進入該大學預科二年級下學期，只讀半年即可畢業。入學雖也經過考試，但僅形式而已，必可錄取。入學後寫信回家報告經過，遭胞兄郭駿來

信痛斥，責其好高騖遠，跳讀大學，有害無益，要他好好的補習半年，再入著名的公立高中就讀，奠定良好的基礎，投考國立中央大學。他讀信後深為感動，乃進入開北南洋高職補習英文。

那時外川已十八歲了，實在沒有勇氣再從高一唸起，適逢私立大同大學招考兩年制預科，「大同」是頗有名氣的大學，他想如果能考進該校，一年餘讀完預科即可升入大學，乃報名應試，幸告錄取。後來私立之江大學也招收預科學生，該校由當時的教育部次長朱經農兼任校長，很有號召力，乃又報名應考，錄取後遂捨大同而就之江。

之江大學是教會學校，校址設在杭州，背山面水，風景幽美，課餘手握書卷，徜徉在松林花樹之間，令人陶醉，確是讀書的好地方。之大預科分文理兩組，外川讀文組，教授多為美國人，用英語講課，他的英文本來就差，加之越級考進，聽課根本不懂，不得已乃發憤苦讀，一年後聽寫自如，英文基礎因而奠立。

不料好景不常，為了信教問題，之大也鬧罷課學潮，朱經農辭去校長職務，由李培恩繼任。他預科畢業後，學校依然未立案，依法不能報考公立或已立案的私立大學，使他非常失望。幸好上海市教育局受了輿論的壓力，為解決青年就學問題，特舉辦未立案高中以上學校畢業及肄業學生甄別考試，依程度錄取，使學生獲得資格，可投考或插班公立大學。

大一轉學考入中大

外川應考幸運通過，證明他具有高中畢業程度。可惜發榜太遲，各公立大學都已招生過了，上海只有光華大學續招新生，外川即以甄別及格證書前往報考光華社會系，立志服務人羣。

光華大學在上海私立大學中頗具地位，規模宏大，外川考取後搬進學生宿舍，過正常的學生生活。但家人並不滿意，希望他考入中央大學，最低限度也要讀國立大學。為了達成家人的願望，他讀書相當用功。

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潘光旦博士，教一年級的社會學，他以原本「社會學入門」(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)為教材，潘光旦把這本書唸得滾瓜爛熟，上課不用翻書本，侃侃而談，如數家珍，班上學生聽得懂的不多，外川也不全懂，但懂得一些大概。一年很快的過去了，他要執行既定目標，轉學國立中央大學，以符家人期望。但在轉學考試前，一點把握也沒有，所以他先在上海報考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社會系一年級，作為退而求其次的目標，結果名列榜首。使他心情輕鬆不少，乃以通訊方式辦好中大報名手續，對外說是赴北平熟悉北師大學習環境，臨行前一天，外川想起中大社會系主任孫本文博士著作等身，他却未看過他的任何著作，未免荒唐，乃前往四馬路世界書局買了一本孫著「社會學ABC」，藏在行篋中。第二天出發，許多同學好友都以為他去北平，殊不知他在南京下了車，在車上看完了全冊「社會學ABC」。車抵下關，他住進中大附近丹鳳街的一座小旅館內，第二天應試，第一節考社會學，第一題的大意

是如何改造社會，此一理論約分兩派，一為優生學派，一為文化學派，孰是孰非，試申論之。該題註明分類佔百分之五十。外川看到題目，心中雀躍不已，如中彩券。因為潘光旦博士屬優生學派，認為社會構成份子的是人，身心不健全的不准結婚，社會自然健全。孫本文博士的主張剛剛相反，認為人的本性無所謂善惡，社會構成份子，受後天教育文化的影響很大，要改造社會必須從教育文化着手。他以孫本文教授的意見作答，其他三個試題和一些科目，多少都在「社會學ABC」裏談過，他剛看過，尚有印象，自信答題不會太差。一天考完，回到旅館，心情舒暢，睡得十分香甜。

兩天以後發榜，轉學生取了十六人，他以第六名錄取。事後回想，冥冥中似乎天助，假如不是他心血來潮，買了一本孫本文教授的著作臨時抱佛脚，而以潘光旦教授的理论回答，勢必名落孫山。入學中大後，他在南京住下，家人好生歡喜，而滬上同鄉好友無不驚奇。

一脚踏入學生運動

郭外川轉學中大，本來只是力爭上游，追尋較佳的讀書環境，不料一脚踏進學生運動，做了許多驚心動魄的大事。

初入中大，外川還是一張白紙，校內沒有一個熟人或朋友，對校裏的社團組織和活動，更是茫然無知。註冊以後，住進校內田字房宿舍，雖是二年級生，但畢竟是新生，安份守己，潛心書本。但是外川為熱情奔放的青年，熱中服務同學

，半年後，同系三年級的學長楊德翹介紹他認識了季士偉、孟昭瑗、蔣百幻、項本善及女同學張德瑋等，大家相見如故，經常往還，而他熱心服務，奔走甚勤，經常出入幾座宿舍，訪問認識同學。日久，交遊漸廣，而他用錢大方，在學校附近的麵館吃麵，遇到熟人，喜歡付鈔請客，以致朋友日多，份子亦雜。

當時的中央大學校長是朱家驊，為一藹然長者，愛護學生。但東北發生「九一八事變」，日寇侵華益急，京滬學生愛國情殷，心緒激昂，紛紛示威請願，要求抗日。南京是首都，外地來的學生都在中大「歇馬」，中大首當其衝，領頭示威，曾結隊到外交部毆打外交部長王正廷，指正廷對日交涉態度軟弱。不久，朱家驊校長辭職，新任校長段錫朋到職，與學生話不投機，也被毆打。這一連串的事故，郭外川均站在隊裏，是個活躍份子。後來政府派魏益三將軍為總教官，實施軍事訓練，作投筆抗日的準備，對學生抗日情緒因勢利導，學生都無話可說，而同學也都動極思靜，沉潛書本。羅家倫校長適於此時到職，順利接任，力謀整頓，浮動之局，暫趨平息。

然而經此事件，郭外川大名遠播，同學仰慕，儼然學生領袖，外地學生來京示威，中大均盡地主之誼，郭外川忙裏忙外，為同學服務，極為熱心。民國廿年秋天，有一次學生遊行隊伍和軍警在中央日報附近衝突，有一位外地學生混亂中被擠進河內淹死，引起軒然大波。屍體在中大禮堂存放了許多天，直到談妥條件才運走，談判期間外川皆躬逢其事，且為要角，成為各方注目的

焦點。

在中大校園過去有兩大政治性的社團，「極光社」接近改組派，「新聲社」較近組織部，兩社團互爭學生領導權，競逐得十分激烈。廿年夏天郭外川考進中大時，兩社團的領導份子多已畢業，爭鬥似已煙消雲散了。後來出現一個「民力社」，以敦品力學為宗旨，郭外川由楊德翹介紹加入，共有廿餘人，每月敘談一次，內容為學校、社會、國事無所不包，後來他漸漸的發現民力社的社員，與以前的「極光社」有關，對政府持批判態度。由此可見當時中大社團複雜，不亞於現實的中國政治。

十分活躍差點入獄

民國廿一年夏，外川由哲學系的周植亭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，正式入黨時介紹人寫的却是張道藩和余井塘，他並不認識他們，也沒有見過面，一切手續都是周植亭包辦。入黨以後，校中兼任教授雷震競選南京市黨部委員，委託外川拉票，他向熟悉的同學進行，也請他們向黨員家長拜託，結果一戰成功，雷震順利當選。自此以後，外川竟另有所悟，即學問和辦事能力是兩回事，有學問的人不一定會辦事，會辦事的人未必有高深的學問，學能兼備才是社會最需要的人才。所以他想在讀書之外，抽出一部分時間為同學服務，訓練自己的辦事能力，於是一改埋頭讀書的態度，轉趨活躍起來，與同班同學周石泉競選系同學會幹事，順利成功。繼而角逐全校學生自治會幹事，競爭激烈，發生選舉糾紛，學校宣布選舉

無效，定期重選。對方動員人力暗中拉票，但外川久享盛名，傳言還是他的票較多，重選結果，外川果然高票當選。

當選後他發現，選舉的人脈最為重要，校內相關的社團作用有限，主因是中大同學構成分子有一特點，許多人未注意。即同學中來自南京中學及揚州中學的特別多，只要和這兩個中學出身的同學多聯繫，培養友誼，拜託他們去拉票，選舉無往不利，他就是這樣獲勝的。

到了民國廿二年，外川已升上四年級，被學生自治會推選為常務幹事，另有項本善、王發龍等九人均是，但實際負責工作者只外川一人，所以他經常跑腿、開會、替同學們服務，也確實做了不少事。

當時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是不用繳學費，唯有中大每學期要繳學費十元，學生們認為同是國立大學不應該有差別待遇，希望援例比照免繳。同學們推了五位代表面謁校長陳情，外川是當然代表。見面時首先由外川說明來意，不料羅家倫校長顧左右而言他，大談學校建設，觸怒另一位代表劉言明同學，他疾言厲色的說：「校長說最近買了許多新出版的西文書，學生大多看不懂，恐怕連教授也沒有幾人看得懂。梅庵那塊地方，青山綠水，配上幾間茅舍才顯得幽雅，校長却造了西式洋房，作音樂教室，實在破壞了風景。校長又說聘請了幾位名教授，不知他們的名在那裏？」此語一出，氣氛立即緊張，羅校長氣急敗壞，憤憤的說：「你！你！你們！你們鬧好了，你們鬧好了！」外川這時却心平氣和，忙打圓場說好

中外文庫
之二十八

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定價玖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話，羅校長才未下不了台，最後商談無結果，不歡而散，但下學期開學時學費還是免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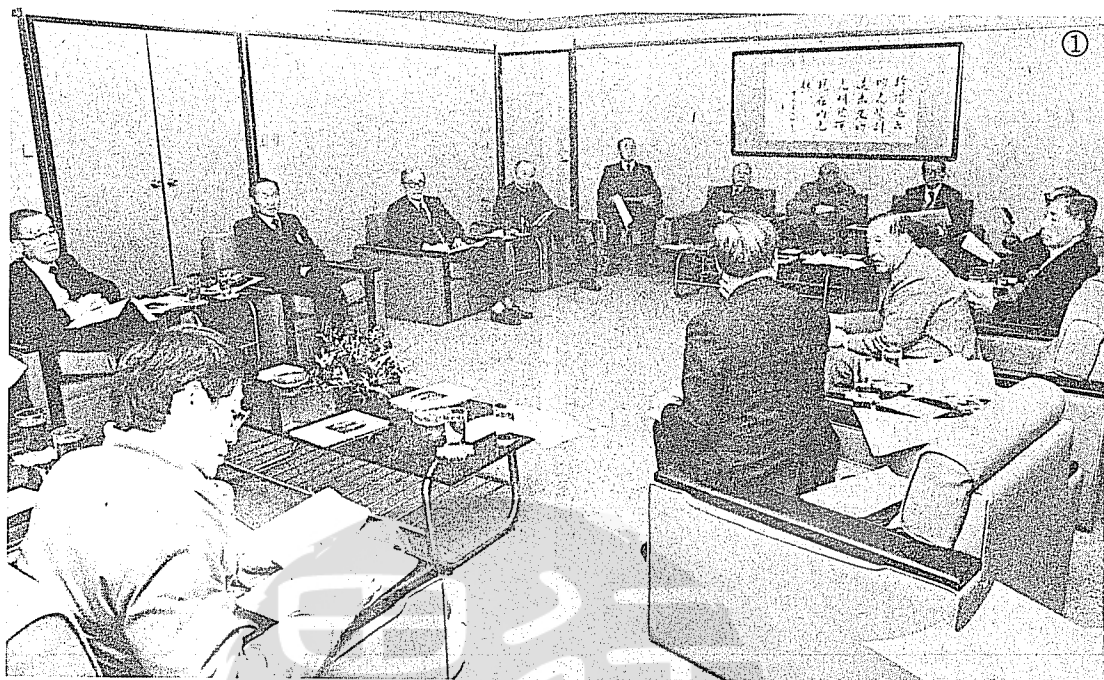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學年，外川除了正常上課外，可以說沒唸什麼書，主持學生自治會耗去不少時間精力，與他讀書並歷練的構想，大相逕庭。本欲辭去幹事職務，但因同學挽留，好友慫恿，只有續任，不料出了岔子，引起軒然大波。

他的好友楊德翹遭人密告，被捕下獄，外川也差點進了監牢，有一天早晨，同鄉好友吳文苑由家鄉來京遊覽，外川請他到鷄鳴寺喝茶，當時正值秋高氣爽，紅葉雜樹，美不勝收，兩人正談得高興，忽有一個西裝筆挺的陌生人前來問道：「你是否姓郭？」外川尚未承認，反問道：「有什麼事嗎？」對方答稱：「有事奉商，請到門口一談」。到了鷄鳴寺門前，又見一人等着，他們見四下無人，一人拿出手槍對住外川說：「跟我們下去！」到了山下，有一輛破轎車停在路邊，他們要外川坐後座中央，兩人左右挾持，給他蒙上眼睛，疾馳而去。據事後外川回憶，當時他並

不害怕，因為他沒有參加秘密團體或地下政治組織，也不會得罪任何人，沒做過對不起人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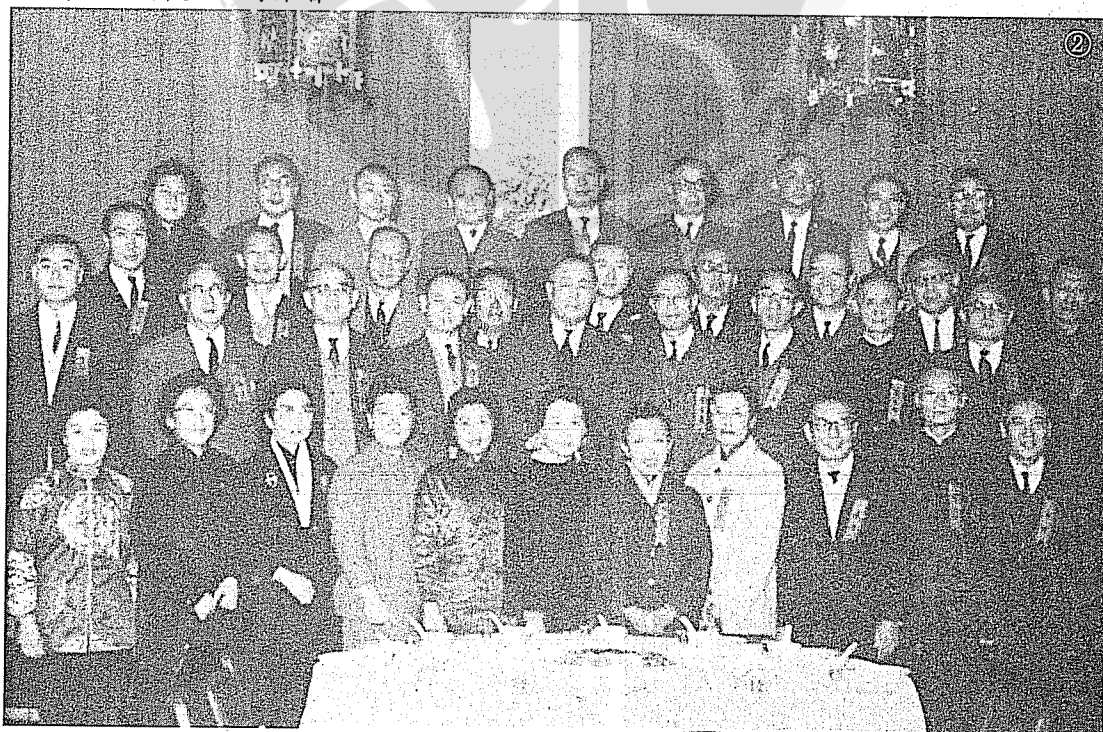
大約一刻鐘後，車子停在一座平房院子旁，他被帶進院子，發現兩側是廂房，像是寢室，中間是會客室及餐廳，他被留在會客室，看樣子不像監獄，也不像拘留所，像是感化院或招待所。他住在裏面相當自由，可以選擇閱讀書架上的書籍，但沒有報紙，不知外界的消息。吃的飯菜也很好，適合他的胃口，他每餐都吃三碗，住了大約一個星期，只有一個人來問過兩次話，內容都很簡單，詢問加入國民黨經過及參與學生自治會工作情形。

有一天晚上十一時左右，有人來說：「你可以出去了，請在這份文件上簽個字。」文件的大意是此事的經過，要他嚴守秘密，否則要受嚴厲的處分。他出來後，見門口已停了一輛轎車，只有一人陪伴，沒再蒙眼睛，黑暗中轉了幾個巷子，送他到中央大學門口下車。他推想扣留他的地點大概是夫子廟附近。（下期續完）



王成聖「大好人郭驥」插圖（文見51頁）

- ①郭驥教授（右二）主持會議時的情景，右一李國鼎，右三作者，二排左一虞兆中，左二楚崧秋。
- ②郭驥（前排右一）與孫多慈（前排右六）、曾祥和（右七）、方遠堯（二排右一）、黃震球（二排右二）、戈定邦（黃震球後）、謝應寬（二排右五）等合影，二排左一為作者。





①右起：郭驥、朱匯森、李新民合影。

②前排左起：謝森中夫人、郭驥夫人袁樞真教授、吳健雄博士、袁家驕博士、田蘊蘭教授、本誌總編輯徐荻芬，二排右三起：謝森中、郭驥、王成聖。

